

石堂先生遺集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二十一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絕句七言

諫史下

蜀先主 一十二首

兩得徐州不自由中原應不戀炎劉孫曹袁呂非盡

賊五來龍文在益州

中平五年侍中劉焉言益州有天子氣不知其為先主也

白頭上嶼歷群蠻展轉亡張又失閑取得益州竟何

益不如賣履看人間

老而後賤荆益天也早得十年則可現矣備必孤貪与野販履

北投南走若窮後極目蒼梧歎斷魂如許英雄不成

事止緣的是靖王孫

漢末群雄各得一州而又有孫會歲月唯玄德二十年不得

奉手足初得徐州而為表術呂布所害再得徐州而為曹操所苦許下鄴中孤軍匹馬汝南新野地又天當勝危急欲走蒼梧油口半徵僅分南末年急計不得已取璋有益土翽翔而老矣非天厭漢哉使玄德非亮子孫而別為一姓則亦為漢所累矣司馬公乃不信其為中山靖王後豈以諸葛委身及節於盜名冒姓之人哉

徐元直去馬超來顧惜三綱又愛才道御英雄無不

可豫州翻向益州來

以徐妻為母而斥其歸此指三綱也馬超棄父而奔張魯所不

妻皆用以為平西將軍愛才也

袁渙當年死亦甘雲長平昔竟何曾劉巴項領剛如

也。用隨群拜武擔。

先主得人，心與良不可窺。諸葛

子龍之勇，顛沛患難，孤窮衰弱，依張下去，若十哲之於仲尼也。黃權阻隔而不忘，袁渙羈縻而取之。蓋高帝之所不能者也。

荆楚晉連，似失時。涪城歡飲，類狐疑。軍中劉擘誇言。

語豈識英雄為義遲。

陶謙死不敢受徐州，用孔文本

不以告荀或，勸文宗而拒劉表，託孤之義，不忍

棄之，將其衆去，操軍迫近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衆

十餘萬，縮重數千兩，或勸宜速行，取江陵而以人

人怯也，不忍舍去。日行千里，幾至危殆。法正東來

勸取劉璋，疑而未決，用死士元勸之言而後行。既至

涪城，劉璋來會，張松法正士元勸於會間取璋，可

坐得益州，不從其言，與璋歡飲百餘日，彼此無疑

在葭萌，士元元龍陳三策以誑，藪成都為上，誘執

關頭為次，不退回白帝城，連引荆州徐不孟之為下

不得已從其計，凡此皆劉擘之所謂遲然關司

馬徽徐熙之言請隆中片語斷金若决江河謂之
遲不可也遲於利而不遲於義乃所謂敏耳郭如

謂袁紹遲而多疑當矣劉曄謂
玄德有度而遲不知玄德者也

養虎荆州歲欲闌一家豚大不勝安振振公族麟之

角妄作山林猛獸看先主以建安六年奔荆州至十
三年劉表死皆據來凡七八年

高表上賞表之誠與劉璋但老必異耳先主客若
其土表既安宗亦無畏既分之幣復托之與劉表
無藉蛟龍之慮而周喻乃有養虎之患蓋論不知
義必敬逐之故為是言然以玄德孔明開張之才
而無方尺之地喻
若不死得高枕乎

如流歲月幾沾襟侍立霜嚴劇苦心說與劉璋無怨

怒有人驅虎入山林先主失信吳使之也孫權不
周喻與玄德同心治探則孫以

吳劉以荆協規比向何恨入蜀推權不知所擇互
相疑忌使玄德以垂老之年比與於操東迫於吳

在公安如教葵藜故思寬臨之
清處又值法正之來而遂西矣

少年白帝死如生但為雲長也自榮龍虎已分南北

英雄無計與年爭

魏亭之役當深原其情失荆州
未嘗孫權為賊已甚不可忍也

孔明人待立患唯相從之義乎蓋不志荆州
之心也既敗遂駐兵養力陸遜心力已疲孫權

難失守玄德待數年不死荆州詎可知乎

平生信義滿乾坤曾弔諸侯未返竟呂布來特梟送

落不應投許又投袁

布為董卓發諸陵罪大矣且凶
賊反覆不可存同死富其來奔

徐時當陳大義以斬之與君二年
卒受其害東西南北實居於此

西行不與本心符西負劉璋東負吳漢業此時如累

郊天公先與殺周瑜

玄德初入蜀孫權已怒其背信
遣船取孫夫人以去示欲絕之

矣是時瑜在玄德西行瑜必親其後劉璋未降蜀
人未附軍躊躇深客入境瑜死於天意也又幸
魯肅雖翰深爰劉焉故得從容入蜀而孔明復
子龍亦繼西上不煞關羽不能動心忍性瑜復
害其間刑蜀
兩皆不保也

曹操亡年德劇衰孫權晚節亂如絲豫州幸自無頗

薛亦為區區怒費詩後安十八年魏立為魏公長皇

與殺尚書崔琰收毛玠付獄丁冀用事謙出何慈
諸人群下側目二十三年火府歐紀司直常昆與
金棉共起兵計之不克死二十四年為趙雲所敗
失策中殺楊脩開羽收襄陽殺于禁死德操死
誤近郭筵之二十五年卒後上建興七年孫權
帝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以冰酒羣臣八年
兵浮海求夷薑二洲亡卒十八年徒冀難於
制遣使之遼東求馬為人所俘十一年遣使將
資徐宣拜公孫淵為燕王斬其使杖首於魏時
六十夏自將攻新城為浦死所敗十二年自伐魏

無功延熙元年呂壹作威福伏誅遣人告諸大臣
四年伐魏無功太子登卒五年止子和為太子
為魯王受伯和無異是儀數諫下听八年全公
主楊竺全寄譖太子及其母王夫人夫人憂死太
子自哀陸遜勿諫權不悅遂甥雀譚諫徙交州
送黃憤志卒太子傅吳粲請使魯王鎮夏口出
為竺寺怒殺之十三年疾和殺伯殺將軍朱夷疾
孫陳象叔尚書僕晃一百立子亮為太子母
蓋氏為皇后十五年復和為南陽王君長決四月
辛丑平蜀中傳獻帝號害羣下共勸上尊號費詩
諫勿稱王不悅左遷之遂即帝位於武擔之南

諸葛孔明八首

不憑潼華驅曹馬試出褒斜敵卻雙深念永安枕前

語橫行河洛又臨江是也車机一失成敗費裴街亭之戰

後率筭無遺策出不再入矣馬謖不遠節度一戰
而削平取統右蒸涼州卒三秦蔣琬出居關中為

蕭河而孔明為漢收三河矣魏地統大成敗未可知然孔明撫涼雍以臨天下豪傑雲合經營數年非曹魏司馬懿之所能禦也馬謖一敗魏人懲創因陳倉堅閉關使孔明又死矣或曰街亭失勝去斜谷及去斜谷營渭南已死矣或曰街亭失勝七年此李牧取胡之計也出次漢中而魏人從以夏侯懋鎮關中不以為意孔明一出而三郡響應姜維繼至曹真張郃方在憂擾之間一勝則破矣其規畫布置已如韓信先定於胸中不幸不容先主臨終之言用器為督一敗而返事上反覆終始非謂孔明之過不可也大標街亭一出易於後來之四出後來四出在街亭一事可知矣

衰斜邸閣可一飯河渭安流漕九州天平馬謖又霖

兩倍費心思作木牛漢中初出已為高帝韓信不復

釘車而返窺關疏之計倍誰長前始恃韓魏李甲督運辛亥知山之出破和淮司馬懿殺張郃復自

龍嶽虎視之勢矣李平以囊雨督運不給乃復空
還乃始息民休士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郵
闕三年山屯渭南大車
已去而天不祚漢矣

蒼蒼石穴五百里炎熱寒涼一漢家絳灌蕭韓同故

道關張不共出褒斜先主孔明以蜀漢前天下君臣

一山一出故道遂不可制先主與關張死法皆死
孔明將鷹狗數輩趨雲未幾亦死孔明未老天
奪之不然而以漢王蕭何張良即曹曹樊絳淮分
斜谷大敗豈司馬懿張郃曹真之所能禦哉曹
注曹魏漢中為天歛
斜谷五百里為石穴

關羽不能當一面魏延何敢比淮陰流星只緩身徂

落一木終能作鄧林北田渭南特年五十四如
其不死不以無才為患矣

郭淮豈得為許歷曹叡敢言如亞夫祁山再見伐崇

旅鳳鳥不來嗟已夫

飛羽凋零又錦歸卯金餘息孔明知春飲兩字誅千

古不用當年磔操丕三龍之恩魚之治國崇

民務農講武人事无所不備

軻死無傳直至今孔明善一正人心波以所石今猶

憤何況當年感激以道事君勤勞為義國

其時諸葛孔明之教存於後以所行孔明之教存於後

面黑頭黃味似飴孔明位賊妾蚕障生前桑柘八百

樹死後甘棠四十圍

關羽四首

巴山漢水本與劉諸葛才華備鄭留但得開髻師清

武北州歸信在南州

玄德札賢下士忍辱忿忿自知
欠女開羽相從久矣恃勇負氣

死所不悔當必色無後之時以無人視天下使判
能忍一時因孫權善意以女嫁孫登通和申其盟

奸呂蒙自有法計權當念魯肅言不遷而羽也孫
權次絕玄德先取孫夫人曰女為權子婦權遂肯

出於一罵天乎人也何尤
文可待荆州夫荆州

一席羨杯幾載同不知玄德訪隆中呂蒙陸遜誠姦

點消為孫登作婦翁

此人更欲生閔羽猶倚藥芳信士仁曹操雄心懷白

馬董昭空自弄精神

董昭教操露權喪羽之書於羽
活羽以為權害呂蒙魚西上羽

軍術可全也疾耕良園及蒙未至先還江陵則蒙
至尋陽而計左矣羽有生路自以強梁而墮獲何

哉

羽血未乾蒙墮命蒙妻正哭妾分香天地有心誅漢

賊但遲數月取襄陽

用以建安二十四年八月取襄陽

操故樊十二月蒙妻月斬之而蒙亦以是月死明年正月操歸自樊卒於洛陽然則魏月遲三四月在江陵不動則事勢大異矣三人同時死而羽獨先豈非命哉

龐士元

放虎山林計已非蛟龍雲雨意猶遲士元驥足思騰

踏盡在劉琮不告時

劉璋遣法正迎劉備善意也先主

善意未忍為不義孔明於時亦未聞有說士元與以逆取勤之先主西上盤桓枕謙枕三年士元與

漢法二人惟恐取璋不速日夜勤之而先主往不聽上元之於仁義如此鳳雛之振得無過乎未

至成節死於流矢豈所講趨利而厭於取費之先
主不取劉琮為失機士元欲速而能於琮降曹操
不以其功倍於取蜀矣程子曰取璋不義取琮可矣
先主自新野南奔時琮以弟奪兄以
國予人却不知是時士元在何處

趙雲

子龍一身都是膽更有仁心并義肝士勸渠能和益
王百費不動是人安

法正

崎嶇故虎事方新喜怒平生便見真誰是孔明西道
主敢將東客罪西人

張松法正導先主取劉璋先主
孔明西行特二人為之主尔初

得益州主客之勢方新尊卑之分未定故孝直乘
時快恩忿而孔明亦未敢罪之從容數語輕重得

宜或者乃謂孔明以嚴治蜀而不
能裁孝直之橫是未嘗觀史也

諸葛瞻

父自耕田母自桑受天命與漢同亡百年魏晉烟雲
散千古隆中日月光

司馬宣王 五首

諸葛誕謀非是誕今孤恩計未為恩豺狼頭項何堪

抱千載猶悲誤託孤

誕恩計未為恩馬氏者或曰司馬
師不念抱頭之托忍廢曹芳

不死當無是事曰閉城門殺曹芳
無君也甚矣使芳一旦嫉怒抽戈擊懿
豈復念抱頭待不為賈亮成濟之急計哉
廢芳招殺髦皆父之教也復何道

驚鷄寒巢不暫寧百年盜賊不曾停豺狼首領皆回

猶曾見青衣立漢庭

曹氏自亡故司馬懿得盜之然不誘之殃無能道者故明帝不

壽乃以誅操之奸武帝此州所以孫懿之毒燕巢鷓巢皆見高堂隆傳

蔣琬賈禘亦如虎孫權天險處江湖曹年石馬來何

暮也畏平沙八陣圖

鹵城渭南畏諸葛如畏虎亮死其所留以遺後之人亦終足以

禁其窺伺終身握兵南不敢窺孫權西不敢窺蜀其新籍以為盜竊之資者惟斬公孫淵而已張掖石馬七西晉七主之祥也諸葛亮死於青龍二年

倫殺淮南炎殺攸天將造化馬為牛古來逆種并姦

息不問賢愚總是愁

武帝本英主於齊王復相友愛至不容斥死淮南王允為折倫

將士所畏服討獲王倫垂克矣難返為伏胤所殺天之以晉可見矣積善餘慶債不善餘殃此古人

所以必欲以義得天下而後敢居也故不死晉可

按允成功晉不亂而天下不佑之蓋積不善之報當

然也洪範曰子孫其逢吉逢吉積善得
天子孫事皆邂逅於吉也不然反是

家門營立事方新已畜傾巢覆穴人出爾到頭終反

爾寡孤何用必隨身司馬師死司馬昭不肯住武昌

行必以郭太后及其主自隨皆懲除曹爽時郭太后在城中為已所奉曹芳在曹爽手幾從拒絕言

恐復有為已所為故也荀

曹操七首

橫槩南來氣吐霓北歸裁得景升兒誰言孟德烏林

日全似本初官渡時恐懼刻石則以新集許下而

萬騎矜則以曹操數十萬之衆而困於劉備周旋

處

說

揚旌北向顧南州牧馬東行向北愁亂世姦雄還自

嘆景升直與本初謀

謀計呂布則謀袁紹亂其此馬騰韓遂擾其西遂討呂布則慮

劉表張繡乘其後欲征劉備則其表紹袁許欲擊

烏桓則與劉備教劉表乘之使表紹劉表有孫策

郭嘉荀攸見其肺腑使操行險僥倖而无所不成

無限英雄晚許都到頭倖免豈天乎平生邂逅都經

念曾識篁中許首奴

按許表許者五而皆不成袁紹

天也策不死則許危而袁紹未敗

濮陽火裏又潼關幾度鯨牙虎口間銅雀臺前閉極

日驚魂猶繞白狼山

諸葛出知表曰曹操智計殊絕人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

初建國於黎陽後敗桓山結
死產關然後為定一特爾

劉備孫權豈可忘南來舉趾遽揚揚劉琮脫用王威
計送死何須到武昌

遷都避羽豈男兒子翼私行更可悲四顧次且天獄

裏蚤如仲達鹵城時

曹操一世之雄可在表忽劉表

喻開羽相遇則
勝負未可知矣

英姿蕭颯發剛刀除却無君事事高孟德文王能幾
許只爭謙退與矜豪

流外明史應變如流使其所
倚操之才一變至道矣惜其不

李無道義之士
導遂為奸雄之歸

荀彧四首

亂離揀得一枝，揀得路爭知。却是迷曹操，若逢諸葛

亮，暮年當作漢征西。

曹操作西園校尉，及屯致爽時，其所志愿未必不正。如後來之

云云也。遭值世亂，才長功大，遂為奸人。然其不殺劉備，脂胷亦衡畏也。不殺徐翕、毛暉，厚待陳宮、丹

子、關羽，亡去不追，義也。陳琳辱其兄，張繡殺其子，表紹、呂布諸將皆仇敵，棄瑕收用，無所留難。知人

所言，務本節儉，思孔融而召之，及被其讒，侮十有餘年，而後殺之，使文若始見，即以道義輔之，以文

若之才畧，足使操征伐四克，而復日聞道德之言，則以操之英決，當知義重於利，道德重於功名，遊

亂之心，老死不殤矣。

河濟太山，猶是漢。匆匆把作賊，關中久知天下無劉

氏。不料人間有孔融。

董卓亂後，羣雄橫裂，獻帝遠留長安，在賊手如孤雛。是時文若

謂漢已亡，故以高光事勸操。及獻帝東歸，天下從有推戴。又勸曹操挾之。此特文若非有先漢之心。

然迂許之后政在曹氏堂堊不立文若金不忘大
義然始者交淺言深駟追不及敬遂從操而孔文
奉揚快正言於其間故依違去就立正邪之中十
有余年一日董昭奔議良心不滅率尔而對狼狽
以死君子不規荀文若之顛沛安知諸葛孔明
躬耕隆中不求聞達三崔而後委身之為貴哉

誰作留侯帷幄中殺賢可獨罪曹公拂衣慷慨無文

舉添得揚彪伴孔融

曹操殺孔融荀文若皆可言不
知哉揚彪下獄待文奉被髮纓

寇往救之文若暗鳴不能鳴僅與文奉同屬滿室
勿加拷掠而已若文奉不正言蒲虎不畏義操一
日而殺揚彪文若豈有面目見君子哉幸出揚彪
終殺文奉文若愧負可知飲藥自殺良心未忘齒
也下得見
文奉可

河岱諸人無一賢郵城戰格與雲連雲長翼德如文

蒼玄德翱翔早十年

關羽張飛勇而不智劉備失徐
州亦打飛二人不去守使二人

則事未可知。要之曹操初興，隨得而或能。昱素
董卓等皆智士，玄德創業，僅有羽翼。雲二勇
士及操已成天下，無措手如始得孔明。法諸公
所以不同，或曰呂布襲下，印出於不詳。操下印
乘其未集也，曰使荀彧與呂布同處，豈肯信而不
虞操襲下印，方有袁紹之憂，不誑久也。
使文若孔明守下印，其却之有余矣。

孫權

不信張昭未是奇賊，來送死又何疑。一生誚事欺孤
操死猶臣不十丕。任賢使去以保江東孫權之才

皆在曹劉之下，赤壁之勝非賴周瑜魯肅孔明。
明操軍中疫作，則操之來決非孫權所能辨。劉備
人才道德，照耀當時，向使權用魯肅言，與相犄角
孫以揚越規，青徐劉以荆益取雍，豫同力東
西俱進，曹氏必不支矣。二主分治，豈非當時一快
事，乃所周瑜呂蒙專與女德為仇，畏憚曹操乞降。

勸進稱臣奮額若臣僕然開利圖於干禁等沒孫
後周諭呂蒙死先命陸遜未死無足憚死之
畏劉備乃復稱臣乞命於劉備未死受親兵
不敢與絕及聞蜀使劉備之言始待吳蜀鮮死而
停事不之禮良由本心不計正邪義利但以強
為意因與劉氏而同先遂有孤立畏人之勢始
不知所擇故其終无所倚藉人才凋落四產茫茫
遂以仲謀之雄狼俱涕泣以事曹丕可惜也

周瑜

烏林倏倖數帆風便傍吳船向蜀中劉焉關張無寸
土肯容公瑾擅江東

魯肅

龍虎鷓鴣總可人當陽傾蓋便蘭金荊州尺寸節相

付始是當年子敬心劉表未死先主孔明共

之也事勢然也孔明求救於孫權云將軍北

州協規同心必破操孫則荆吳之勢強吳足

表非張本也亦事勢然也表死操破玄德當

長矣共治曹操是人心之所同也烏林之役周

六平三石開羽與劉琦亦二三萬孫劉相與周

幸幸專功不推不以荆州授玄德又欲由荆取

地通險為不遜而魯肅之心歎然於玄德之地當是時

遷蜀信象隱忍不授然使周瑜不死終守其說則

以荆萬關張之智勇亦必有以愛之矣幸而喻死

者君臣之際其辭當然其意則實以乘赤璧之勝
業如荆州於玄德為負也玄德之風肅所素欽當
陽相見加以孔明傾蓋成交臨鑣東下遂勸孫權
一心拒操蓋孔明與孫權言者一時之大器也途
中與肅議論當尤詳悉肅之勸權亦聞孔明緒論

也肅於此時必曰玄德君臣之才之美顏沛失所
誠為可惜故為孫氏謀臣而廻心劉葛終始不忘
現其元非百里才玄德取蜀孫權怒其背已來爭
曰士元非百里才玄德取蜀孫權怒其背已來爭
荆州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部長吏關羽及遂之肅
孫氏人也惟不與羽絕且勤權以曹操尚宜
且撫輯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權惑呂蒙之言深
忌羽以書問肅以不足忠答之不足忘者謀之
也由此覘之魯肅之心愛玄德君臣而欲其有成
也久矣羽恨孫權不諫每加无礼而肅常批之豈
非受雲長之才抱公瑾之員故然乎不亦君子哉
呂蒙繼之遂為曹氏置羽七死而玄德遂失荆州
漢之大勢去而曹氏之計成然則肅死數年不
則羽不亡非獨劉氏之福曹氏成否未可知也或
曰操走留徐晃曹仁守江陵周瑜程普攻之歲余
乃下其軍取夷陵曹仁遣兵圍之瑜破之得解取
荆州首孫氏力也曰此周瑜之不遜也赤壁之役
苟以荆州授玄德曹仁徐晃玄德孔明辨之有餘
矣豈獨周瑜為能乎玄德依然君臣寄寓如劉表
在州也新野時及刘琦死權始以稀為荆州牧此

通於天理人情之不能已也周翰變火給之也
豈孫氏之利乎曰玄德開羽蒙人也孫氏不
以害之則弟兄之國爾何不利之有周翰寄寓
虎之云以小人之腹量君子之心也此事前輩
皆未之考

呂蒙

葛無成痛古今白衣搥櫓穿何深呂蒙公瑾俱無

操漢室猶閑造化心

呂蒙周瑜皆漢賊也周翰狀年

年才四十而亡豈非孔明先主之義猶簡在帝心乎

棗祗

千里無烟已十年一朝許洛翠秧田乾坤渠肯容曹

操聊為蒼生解倒懸

曹操所以成者由毛玠勤儉耕

直棗祗首建屯田州郡皆置田

官前表錄主衛說之漢賈蓋買牛給流商婦民
 以集關中劉稷建城立邑屯田只破招懷韓乾等
 以關中劉稷何夔止綿綿之征以安汝南諸郡
 後破袁氏新郭援高幹以杜畿為河東六守梁
 為并州刺史皆以安集農桑為先是以前民復
 而師行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天故運梓不長耳表詔與登
 惟務急戰烏得而不敗也

賈詡

崩奔堯後一孤兒距狗成群共肆欺賈詡未投曹操

日自為漢賊已多時苟程郭賈皆知有操而不知有漢然曹公為漢賊久矣事在初平

三

曹丕 四首

吳盾車中載甲兵辛毗頭上一毛輕孔明才略何堪

第十倍曹不是憲英

保需一節足亡身衰經三年笑殺人逐虜亭天子

便能舟何用到江濱

黃初元年正月操死丕即位二日黜曹植為安鄉侯殺丁儀丁

實六月南巡大饗軍民設伎樂百戲下譙十月受

韓納山陽公二文十二月如洛營宮室徙冀州士

卒家于河南二年郭貴嬪有宠殺甄夫人七月蔡

文雲蓋十月遣使求大貝明珠犀象玳瑁孔雀翡翠

為而吳兵伐吳無功五年六年連伐吳無功九月

凡變七年役總餘兵曹洪而卒方劉備伐吳時去

以刑禪之言凌吳可以大獲乃信其偽降乞其死

用之物以悅婦人及盜既敗荆陽既困始吳

鵲構瓠稜偶似詩雞栖庭樹已當時公車坐使諸侯

急却是姦人篡奪資

丕捕皆豚大也魏後於晉由宗室無非宗室禁錮本曹植死

操以植故重諸侯封禁死不仁
燕有怨於植乎魏之亡植罪為大

春華建安曹子建秋實西涼張繹之父車邢顯奴七

子黃初便作萬年期邢顯子也而植惡之揚修丁

悉父復以不弟失兄始與浮薄之人同處及其也
終如孤豚家國未幾亦覆入代詞人皆認用其心

也者

費禕 二首

渭南營裏夜眠遲漢壽屯中醉裏茶亡蜀似綠才太

給不閑越穴用陳祗諸葛亮以伊呂之才風與夜驚

錫以殺其身於故也越穴用陳祗使與黃浩為奸
以亡其國蓋惑於祗之多燕謂與已同而不之察也

木牛流汗上青天漢火明知不可然誰識連峯壑

載正虞天箇孔明年

高麗制書謂孔子之生也

明教養之後苟得平原黃野無艱運之勞不可禦矣

姜維二首

國小民勞事已非城狐不斬愈危機却屯已可擒鍾

艾無翎獨解飛

無德那堪力不任重閑如掌寇戎深幽明不係泉鍾

會猶有區區一片心

考維始終全段鍾會無益維思

數日之辱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齒而復明

北地王謀

何物譙周口似簧幾年漢帝手牽羊紛紛蜀土祠諸

葛香火曾分北地王

鄧艾 二首

劉葛元非百世讎 緣崖攀木作猿猴 擔崇艾會誰芳

臭死國沉身各二頭

蜀有亡之道而重鄧叔苟皆不

維列營守險會不結克懷盡款還而鄧艾竭死力

鑿山開道緣崖攀木忍飢寒歷水登礧危殆以表

成命蜀兵口而鄧亦繼之矣此月也大之說

也蜀者葛亮之國而司馬昭魏賊也而艾刻厉為

二取對 非理矣

馬檻車破了欵何之

成和之降不肯承制假拜而後

司馬昭遠肯以兩授人艾之在蜀木石也心不

有功而驕不伏為司馬昭之艾鍾會之下檻車

洛不所將士追取則去之也艾至洛劉河
車已被則惟有艾而已艾者勇士也卒於狼似失
借以死出取舍去先
不預定於胸中故也

鍾會二首

身在成都已蓋津霎時飛言通函秦子房智勇裁如
此不悟誅秦賊項人

諸君風流尚未休山川
鍾頭至今青史憂吳
蜀莫把知人責夏侯
足為六蜀之憂不
過生

中山王衮

老卒無多儘守藩更無毫髮罪堪言東堂斬手平生
足玉井蟾蜍朝任吐吞

明帝 四首

柳谷川西示討曹摩波井底見芳髦藩垣屏翰無方
尺何用凌霄百丈高

海崖首二句言師殺芳昭殺髦天道報應之速
三句言失人心未句言明帝為千門万户之役

大和空國逐浮虛曾為蒼生一掃除曆數未容姦宄

得收曹卷馬二中書

清談起正始亦打明帝不壽明
帝壽則無曹爽之懼无爽之懼

則无司馬懿之奪而諸葛誕鄧粲夏侯玄輩亦
斥不復起惟魏不得天使明帝方盛而亡刘放孫
資擅命曹爽何曼並起而司馬懿父
子因之得計蓋其所以得者非也

咸通昏主如桀紂青龍英君翻不如閔眭螽斯渾未

鷲鴟巢那得不鳩居

好色之君无子夫婦道乱无子
無干之國奸盜乘之古今之

也明帝父子世無家法陳絕骨刃捨貴立時
之位卑於下陳妾媵上僭投庭數千內政荒
以無子而成司馬氏之篡幼女叔之托恣情也
如曹懿宗一出曹操痛蒼舒之死欲與柳原亡
主葬懿之二以无男受文故洵其欲以至於下可
制懿宗魚不道然同昌公主已長適人明帝以喪
父母之禮施之未某月之
幼女是又懿宗之不如矣

高堂光祿心劉向未托孤前亦已知爭柰九龍規太

大不堪淺薄武皇基明帝魏英上魏不求明帝不

无長世之道明帝又為千門万户之役以喪其亡
明帝不短當念東河之疏与高堂隆臨死之言土
木之役行將自上骨肉其時庶乎可望現窳疾時
援曹宇大將軍以曹爽曹肇輔政可見也高堂隆
於魏群臣中最為忠賢者其本末与劉向如一
人也事見青龍三年四年景初元年凡七節

楊脩

麓中是絹不能知妄把聰明察色係五等人倫皆掃

地多文好學欲何為

楊氏世二公將震玄孫謂楊

操而請從之曹植等下謀則殺子所逐而將
除之劉操立勿致植奪嫡孔人父子兄弟之間如
其能免於丁儀之誅乎

高堂陰

負土衣冠亂蒲園不知尊德是軒轅土山白盡忠臣

髮何似初來莫妄言

高堂生思至賢士而以黃袍與

於高堂生上德神翼之說益多大本之役方與又或
簾簾馳承露盤於洛陽詩朝人別司馬黃龍
鳳置內殿前起土山牙林園笑公知黃上樹掌木
捕禽獸其中乃復上書切諫至死備奉亡焉忠則
忠矣母乃渴其源而塞其流乎曹操開基孰與黃
帝翼其父高為堂其神為宗未知其姓而高

室主列之五帝吳蜀知天下之半傳六代
民而高堂生遷以帝王曆數与之皆不亨之過也

曹爽二首

眼中鳶鳳悉豺梟一日翩翩忽滿朝
死近天教為呂
錄罪深地不着良霄

四聰八達免官時仲達含香拜玉墀
二鬼不來

谷未愁寡婦與孤兒明帝在日司馬懿東奔西走之

則曹宇以某良矣宗室為大將軍必能守明帝之

政懿魚奸未必逞矣爽一得位何晏持彈冠而起

以無人規天下相翼為惡遷懿太付而奪之權懿

純含怒不發懼恒七八年及遷懿太后末寧宮懿

宦命後苟能為善仲達父子豈遽有不執之心哉

管落謂動越為地燥何曼為兒齒愚謂清談之士

了沒志章皆然惟射交
志猶足以帥其氣耳

何晏

羅縹帶子木同生故把玄談亂濁清粉面青蠅毫
云到頭白黑自分明安年四歲隨母曹氏為曹操所
謂尚書對馬血到為此以比一事及正始間所為
現之蓋語道之沂不容者范甯謂其罪浮於桀紂
而近世以其所辯論語
行天下是未嘗讀書也

桓範

和血清骸赤洛陽綺疏應共枕紅粧乾坤無地容何

軍可必昇尸赴許昌

曹爽輩一時皆棄市矣其以兵
與赴許昌終不免耳桓範為

曹爽手裏非有死生之素志擅開城門為死告
則誰乘輿為侍養而無所從朝服不離帝側則

必不犯大蒙殺範今範出奔徒敦英決天子以自
活則是徒為爽謀非有從君之心規範爽出遊與
司馬懿將濟王凌子廣之言範黨
於爽久矣與之俱死不亦宜乎

夏侯玄 二首

一日天誅正始餘百年曹馬兩丘墟景王似見銅駝

相究極根源殺太初

正始諸公夏侯太初為彼善於此然為老社之卒而皆急於聲

利與靜內操則同也太初爽姑子與爽皆非將才乃相與伐蜀以求功名何晏等如鬼域太初與為黨友晏等危於朝露太初不知也爽誅太初以爽故不得在勢位君常快快凡此皆非老莊之道也

既以浮虛敗俗復以急利覆宗

十家血染市朝紅更漲餘波及李曹老子莊生真毒

手子元子上即而翁

十家謂曹爽何晏鄧騭畢軌李勝丁謚桓範夏侯文母丘綸諸

葛誕儉起皆以与
玄善故起兵而敗

母丘儉

十萬強兵無一人義師翻得叛臣名奇功一夜歸人

手空使文鴛待到明

當時司馬氏之徒如雲而淮南

欲畏司馬師如虎倉卒遇之莫知所為而以號果
見發於曹爽母丘儉向執子鴛年少勇冠三軍夜
所司馬師營軍驚擾師病月突出忍痛掩被旬
日而死是夜禁与鴛失期二隊並進師非有則獲
不止於關東之岫矣師遺諸葛與如破竹耳青雲
还与儉合以鴛居前胡遵諸葛與如破竹耳青雲
良會一夕夫之蓋母丘諸葛皆與玄黨友大言
輕率率大事不擇人而以虛聲與实效以司馬如
之沉鸞傳士墓之智勇而鼓浮虛
輕躁之徒以從之驅羣羊以逐虎狼也

諸葛誕

義旗照日映淮流不為曹孤為夏侯髦下諸君底心

性海中五百又揚州

母丘儉諸葛誕能一意為魏計賊臣不為與夏侯玄友善有畏

渴之心則至死而光矣清談起漢末至正始轉為清虛然夏侯玄嵇康諸葛誕純有孔文季之余風故與死麾下數百人拱手就戮无降者至晉初始一於浮盂無復蚩邪輕死之風矣

夏侯令女

諸公競起滅彝倫特立當年一女身盡付輕塵棲弱

草便從正始斷無人

經塵無弱草此何長卸賜諸人緒論也正始中曹爽家為老莊

端發夏侯令女居爽家壁立万仞不可轉疑此天命之性也魏晉不長政由於此何者五帝之統常在天下不可滅也下然人類滅矣

嵇康

銅駝荆棘夜深深深尚想清談撼竹林南渡百年無雅
樂當年猶惜廣陵音渡江二郊无樂宗庙唯有登歌而無二舞至宋文帝元嘉末南

如始設
登歌

嵇紹

佞舌如簧亂孝思竹林人物固猖披御衣爛爛嵇生
血不侶王生淚着枝

洵惟此以嵇紹之
忠未及王哀之孝

王哀

正始頽波萬丈深卧水泣竹盡漂沉尚餘淚染無枝

樹撐拄乾坤直到今

王祥為魏三公視其君如父
如傳舍以馮道孟宗為吳光

尚熱當孫琳容亮
時孟宗為告太庖

阮籍二首

中道難行古已然東邊扶起又西邊一般等是墮人
國莫道三君與七賢

劉伶阮籍昏醉道落懲漢末清議之禍而反之然与去水入火

異何

截髮哀號華婦前晋家無地亦無天當時阮籍丘中
骨擲向黃河尚帶膾

清談成疾棄礼法起於何晏夏侯玄成於嵇阮故晋氏武揚太后

本朝安之

范粲

半生脚不踏晋土有翼還酒飛上天好遣竹林諸放

達談莊說老寢車前

波流風靡之中如
范粲者真砥柱也

司馬乎

心地終輸范粲安魚熊蕉得古今難求嘉陵墓温明

器得以安平素木棺

天命之性不或改司馬氏自學
武氏自微諸也彼終不可及矣

司馬乎武平一次之賈模又次之朱金是又次之
皆易所謂中行獨復者也賜器事見本始八年

何曾 二首

君親忠孝豈殊途甲有方能罪乙無座上研研嗔阮

籍不知聯席是公閭

司馬昭方无君安能罪阮籍之
無親乎司隸校尉不問賈充独

於座中面質阮籍
斯亦不知類也

家國規孫付五胡羣身恨不及齊奴君王但說平生

華政為諸公昧遠面

司馬公曰何曾孔武希命

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為替後使子孫流卒以驕奢亡族明安在哉且身為宰相知為君之流而必吉而然語於家非忠臣也曾以食不錢子即日食二萬孫緩机羨汰後尤甚緩為東海王越浙殺及永嘉末何氏無遺種矣

王祥二首

若王宮裏望安舒何啻慈親念鯉魚體認卧冰真意
思忍看成濟犯齏與王祥孝子也為魏司隸又為大

率然若不見不聞者使閱曾二子當祥之時豈肯

居祥之位不幸居祥之位豈忍即陵高貴之疾哉

怡然晏然无所去沈我廢武篡奪無所不安魏太

對晉太保无所不可與焉道如一人也蓋昏美而

不知孝行於家庭有象以處大事立大節則不上

斯矣此孟公綽所以止於趙魏老而古人用人剛

柔之武之各

有其所也

二 / 石堂先生

十一

西晉書

倒載山公即巨源清談安石幼輿孫晉家禍亂深如

海半出咸熙太尉門

王謝二家以清談與晉終始其

致清遠四字皆晉人膏肓之疾也王祥為魏晉三

公於國家大事大倫皆無所問而有理致清遠之

稱豈平居道堯舜而談夷惠乎未有道堯舜之言

而安於篡弒之禍者王戎王衍王澄孫高位食厚

景禍亂危亡畧不經心唯終身為清遠之言豈非

以太保正始之際為師乎或曰不拜司馬昭何如

曰此馬道受郭燕拜之類也始四年祥卒族孫戎漢

抗禮固好人之所樂也太始四年祥卒族孫戎漢

曰太保當正始之際不在詠言之列及問

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

晉武帝

三首

香香羊車轉掖庭夕陽亭上北風腥紛紛羔羯趁河

為見深宮竹葉青白勅許東門而嫩下非有天下之志被庭萬人華林金杏有以

動其欲羨之心耳

斥出維垣令太師盡留群小鳳凰池爭知暗裏牽裾

子元是屠家揣肉兒知惠帝昏慧而終不易首一為荀勗所盡二謂而揚后之受三

以皇孫適之慧也齊王攸忠矣友愛又荀勗帝先

后臨終之託用是擯逐屏絕以至於死然身後之事皆出於不料適果賢猶未

宮中擲戟又飛刀謝玖兢兢命若毛豈是君王輕社

稷天教熾業謝芳髦太子昏愚身後之事死一人可伏又加以賈氏之兇悍此不又

聖主而後以為恨矣皇孫適可喜然賈氏舅姑徒

在殺人而無所產一日得位適其不為如意謝玖其不為人彘乎豈天哉假手南風為魏報仇而奪其神明乎

楊太后

醜短妍長熟用心國家持換郭槐金價太一門姊妹

同傾晉餓死猶輕罪更深惠帝昏愚得不察賈疾人得為太子妃有罪又得不

廢人得位一朝而滅楊氏幽辱其姑而弑之嗣日

事相類尤足以為母后徇私背公者之戒

楊珧

塗山千載又閑睢幾世天家共玉輿不友鳳凰池上

客全宗安用石函書鬼楊珧上表于胡奮語楊駿之

也古姪甥姜迎世陰馬未嘗有寤門者不原其所

以富貴驕人乘武帝荒濁挾勢用事交通請謁

斥勲憤又利太子之愚惡齊王攸之矣于荷情

魏六構儀而逐之武帝臨終迷亂楊氏欲絕於中
私測心腹斥逐大臣遂專晉權內外互目
後米無異乃持石函藏表冀以免禍是灌
積薪揚風縱燎而持蹄淬之水以為安也

司馬攸

咫尺含章路不通
桃符渾不記
臨終青州政似恒三

代何用依依統勗中
齊王攸懿親賢佐武帝父愛未

不作晉也使攸誌知變節督青州之命拜而受之
顯光潛德以為他日捩亂之謀夫豈不可然而晉
室无是禍也娶之攸虽美而有札然為賈充奸
不容遂憤怨以死亦非負荷重任有重耳之才者
其先國家而死
亦未為不幸矣

羊祜 三首

群心爭欲剽公間
愁殺凌雲醉老奴
緩帶輕裘信瀟

洒曾知晉事已如吳

太子昏愚賈妃亮悍帝心盡或朝野咸知豈以羊枯張華杜預

而不聞乎角種扼御床時內外已切齒賈氏而羊叔子諸公謀吳而已矣枯不附中朝權貴嫉其和也稱在君側豈憂國愛君者之所法已乎道李不

明士不知大李之道晉武欲行喪禮處子不法陳

札義以助其決乃與傅玄私謀玄不從而遂此君

心內惑小人在側而亦不知蓋不知李則皆本

而向末若羊叔子之類是也

尺鯉何曾到賈充太阿曾擬血王戎淚痕不到沉碑

上似為苞直走路中

枯預同謀伐吳枯在襄陽不附中朝權貴為馮統荀勗所譖者

不失其馳也杜預繼之數劄遺洛中貴要真其不為害者詭遇之獲也由君子之道則魚不成平吳之外寧為枯而不為預矣

曹蒙江上槽猶羞曹操徐州血尚留千古渭濱并岷

首淚痕不逐谷陵收

諸葛亮渭南羊祜峴首皆瘞兒
乎王者之師人才死古今道未

嘗不可
行也

杜預二首

晉武良心獨未亡 娼家瀆禮自多妨 洛中冠蓋無多

日元凱春秋亦短長

晉武欲行喪也 卽位之
初蔚然賢主善政嘉言可知者

知以青麻代牛紉以橋前朝奢侈之俗立太子不
故令太子拜師博等事皆漢以來絕無而僅有者
既為賈充荀勗輩所壘猶能以勸懲請罪皇甫嵩
而免其官其心猶正也為其臣者當其欲行喪禮
之待遂其良心導之以古訓擴其心而充之
以喪禮為準則成康可及堯舜亦可為矣運祚詎
可量哉裴秀傳女苟倫無識杜預春秋之季亦為
邪說以沮之使其良心不繼荒怠日生既終皇太
后喪而聲色宴遊之事作始終如兩人蓋禮祭者
久長深遠之具晉室得非其道亂亡不父故有矣

君而不生良佐始雖暫治終於大
亂此則創業垂統者之所當戒也

菴頭兩度蒞鈞陳黃色頰年副孟春長曆春秋兩高
閣東南填淤正肥民

衛瓘二首

此座傾危不信人此身便合去朝廷凌雲莫道非真

醉直到身亡更未醒此座可憐之言不得行則當為

中乘帝迷亂改易近制私解心海熱舊疎斥
受雀命當此時奉身而退猶可全也惠帝既立
疾人得勢族揚駿試太后无難者既末之怨去
及乎不餘正主匡朝復不知保身全節高枕而受
誅夷徒見富貴之繁人耳

拓拔枝柯幸少踈洛陽宮殿已為墟休論榮晦師田

續忍讀金墉稽顙書

舞智以取節又為杜預所笑以其術被弱對聖言彼非中

制夷狄之道於晉晉何補焉此座可惜豈如羊中
之尤可憂不治內而治外不慮本而慮末政使鮮
半無類東宮易人杜櫻之憂方深幸揚太后之睿
有心者以為人類將盡而晉室三公厚類居位揚
峻既誅羣公受賈氏風旨察太后所謂群公者非
太保雍璋乎就不與名亦難免於春秋之誅矣

張華四首

張皓泥頭入洛陽後庭奪目萬紅粧銅駝北去還西

徙不怨荀馮怨杜張

吳可取也然張華杜預之計徒以驕其君以益其疾耳故吳

當亡而晉之道不若山濤之言為太子昏愚賈充
荀勗馮統羊琇蠹惑左右揚駿揚眺兄弟濁亂朝
廷相與濟司馬攸而殺之此之不慮而誇取吳以
為功不亦愚乎吳平武帝遂驕於放逸沉溺後
選孫皓宮人五千入宮合為萬人神蓋日昏廢
政日廢社稷之憂日深聞言而不暇所有念而不

駁續也。出頌張華非無耳。無目者曾无片言以諫。其君豈以內作色荒。酣歌恒舞之不足以亡乎。固將以深結宮女。德色於其君矣。

應是諸公愛阮咸所天亦把付清談張林若責金墻

后當日張華死更甘清談已末三綱久矣故張林詰

其不死太后真西山曰世之論華者皆曰成乳之

諫不從而不去此其所以及禍也愚謂不然方馮

太后之寤也三綱五典於焉歸也華嘗諫矣而不

見從於是時引身而去乃全進退之節華方安然

進若相血坐視揚后見試而不試故逆天背理

甚于此孔子稱由求為其臣曰試父与君亦不從

也姑猶可試太子其不可廢乎故曰華之當去

在揚太后見廢之時不在愆懷見廢之日矣

孟觀孫秀尚同寅是了優游卒歲身牛斗豫章才尺

五中台何事不關人

孟觀賈后之黨相与城楊氏廢太后者未幾華薦覲討齊乃卒

謂其有文武才則是用其造膝矣華於賈后
失歡又与孟珩造膝孫秀魚仇怨然方深交賈
此華所以有優游卒
裁之計而無所供狀

滿耳羊車若不知聾人何往履危機中台星拆渾閑
羊哭殺鹿頭華紫微

裴頠

惠帝君臣一樣愚九龍翁仲淚如珠眼前喪亂渾如

罔崇有何當却破無當時亂形亡理可翳有矣裴逸

龜不見太山龜不聞雷震何哉衣服在躬而不

知其名為罔夫見富貴而不見死亡是所謂罔者

山濤

君王祖述竹林風竹葉紛紛插滿宮禍亂古今惟晉

酷是非憂樂一山公

東晉二武沉溺酒色蓋謂竹林之風而效之者晉朝公卿

山壽類念天下事若釋吳以爲外俱與州郡武備不宜去後庭游宴三楊用事數有規諷是也然北

事皆竹林之所遺落首樂於竹林而憂於國則裴頠之論是矣

江統

卞莊已覲關於菟羗論方規逐五胡莫把亂華罪夷

狄鮮卑臣節過倚盧

江統所言侍御史郭欽言於武帝之世矣不能行特劉淵在并

州已強齊万年金破而匈奴劫度元與馬耶北也

馬蘭羌盧水胡及叛洛陽氏揚茂披驟仇池雷

行統言則一呼而起矣老莊奔濟之俗已成晉

人之烟已熾諸王之相噬已有形就如統策不

諸戎晉室能不乱哉以慕容廆招拓拔氏段氏

之夷狄之人皆吾人也符氏姚氏劉淵慕容

以服其心皆吾之蕭曹韓彭也。有道則守在國，無道則一卒足以亡秦。何必五胡能扛晉鼎哉。

周處

長蛇已就戮，不知賈郭更難堪。東吳陸吉喜鄉先

五年五等遠，應有第三

周處以御史中丞處惠帝元康間，號為彈刻不避，然當時上下

之志大於司馬昭者多矣。今可見者，他掌彈昭至也。晉郭之徒初未聞也。六陌之死羨矣，未若正色喜評薛崇舉見武帝太康三年。

張翰

晉家事勢若崩，河忘却吳松好。月波莫把李膺誇，二

陸思鱸羨鶴不曾多。

元康之末，求宰求康之間，在帝

之獨者非一人一家。美晉祿無可食之道，司馬問又非可與共濟之人。崔榮張翰，蓬留不去，欲何向。

平揭迫而後帶衣矣於陸机則
可方之常忠董養為已晚矣

陸機 二首

千里萑蕘七里尸兩般滋味豈難知建春不幸成繻
葛削盡流蘇定此時京師也魏將張方穎將陸机
方逆矣然以机之心与其所治軍擊下者現之
奇不敗建春門則机亦張方尔立身一敗万事无
裂机之謂坎張方逼帝遷長安軍人京
後官削流蘇根為馬稅幸見末吳元年

須信雕蟲不用工至今天地不相容君看奕葉東吳

陸博作詞章便覆宗之人如宋國李斯司馬相如揚

岳陸机陸雲謝靈運范曄孔照先王勃宋之問
寶王李嶠張說李賀杜牧柳宗元刘禹錫元稹打

元稹商唐馮希魯兄弟与近世蘇氏之徒皆怪宗
淺薄浮華誕妄且復矜其功慧傲詭人物荒淫不

道性往為之禍亂死亡不知悟也沈身之禍作
敗俗之罪尤大故程氏之門以高才能文章為人
之不幸使讀書而不知道
豈為天下者所宜尊尚哉

顧榮

石勒王彌尚未昌東南先有顧丹陽顧榮持易淳千

首未必江東只許長

榮壽七亂世不能肥遜欲假
陳敏以行其志使敏自有劉淵

石勒之才榮必委身與終始否則侯敏敗中國亂
而自為敏耳迨敏日削朝廷未亂始與其卓共
敏以免禍使懷帝猶有政刑崔榮周祀其卓其始
或王導經始江東不葦西臺餘習崔榮得免於西
朝而復得伸於江東榮通誅無足言
而江東之不競亦自王導初政始矣

劉弘

三綱正自誅辛冉二盜清由識士行江左百年半天

下魯知開闢是新城

張昌北荆陳敏盜揚非劉弘信

上心拔陶侃以灌賊勢則荆場莽為盜區

何自入張昌之平皆侃之功崔榮周玘斬陳敏亦

簡之在荆州則當時之亂豈但北方而已

不聽君王到壽春肯容鞠允起咸秦茂弘周顛渾無

晉何但琅琊不是親

王導知琅邪有自立之志遂集

致然琅邪王於東朝杜櫻無可繼之理於總惠君

臣之分不可逃也懷帝胎色不救已為逆矣揚州

鄰晉周發馳表請徙壽春怒而收之此何心哉

帝來濟師時刻石強請介於劉琨荷蓋及氏之

間中原如李矩邵續輩或嬰城或羅兵京州張氏

遠東慕容氏皆不忘本朝引領與復使江東張氏

十萬之衆付祖然陶侃則訪輩鳴鼓而北責在

王保使出兵後嫩四方刻期會合不日而成

清湯琅邪不肯進兵路人知其心也當時為之
眩者得無同此懷乎終之南陽自號琅邪名業不
正受制強臣悒悒以死若王導者謂其忠於琅邪
則可謂其不得罪於天則吾未之信也蓋黃弘之
度坦夷清素才識志氣實乘輔弼以為太守方伯
吏可使宅百揆非其任矣考其本末差賢於孔光
焉道耳恒彝溫嶠皆以夷吾目之使管夷吾處末
嘉建吳之際居數千里之地其終無一匡天下之
乎志

醉中送首悲劉徹食裏迷唇弔馬流江左當年何所

待鄴中白鴈合封侯茂弘自過江執政三十年支吾

待率其將某相持為大謀遠慮者東顧下壹然遠

之言不用祖述之才不識大言既實便辟巧佞之

徒不竟愛之羊鑿失率貪於使周遊計周竇而謂

鑒亦遊之流也司馬流敗慈湖遂使蘇峻披犗急
雜用人良為可笑劉胤未論其他苟嘗酒則不可
使矣歷陽太守袁粲以石虎游騎十餘震動東南

石堂考

十一

當時藩籬之任知曉者多矣臨終奉何克以可人
 然晉方襲誰以克為可任社稷亦過實之言使石
 虎不自賈盈鄴無白馬之變席卷而南豈何克
 水所法辨自負江東佐命安受成帝紳傳之孔
 與桓景造隙在王導固非茲私然於宰相之職
 乘矣石虎謀平為江南時何克為揚州刺史錄
 書皆事史稱其正色立朝強力有器司以吐
 已任一以功名自効不私親舊又言其罪比東
 信任非人崇脩佛黨供給沙門以百數案費巨
 然則其少悔吝者在位不久耳司馬流事在成
 咸和三年劉亂事在四年
 年白馬事在咸康八年

萬里涼州道李雄幾重遼海到江東天堦更棄金

去端有何顏見北風江東名業不正因類靡不去

張氏慕容氏不知江東肺腸事梯山航海萬里

恭良以受西朝爵命有不能忘者豈江東之德足

以致之哉裴山欵張淳到建康持茂弘以晉室上
 公受其謁得無內愧於心乎蘇峻之亂宮闕灰

溫嶠欲遷郿豫章三吳豪傑謀郿會稽茂弘不
從者蓋惡之心徒存故也遷豫章則示無能為入
三吳則去北方愈遠而太忘中原
此茂弘深意不以告人者也

漢七胡塵撲面飛對人舉扇障元規九京羞見青衣

劉翔未到時

茂弘緩死一年必為慕容使首

其口少或遲回取訊蒙請當如何
克冰瘦無異劉翔事在咸康五年

謝安

十首

地陷天傾不廢碁謝安阮籍好同時江東殘局危亡

勢以太元初尚可為

魏晉風俗以樗蒲奕碁寓遺落
世事之意宰相不察碁非小過

也孝武亦中主天下事尚可為惟安石負盛名而
以宴游導君此中原所以絕望晉室所以遂衰而
不復起也清談之俗至謝安遂不可救中原之望
至謝安遂絕晉室謝安遂淪胥以亡諫史不可不

也知

軍中如意揮諸將依約東山嘯詠兄不遣君王湛酒

色市朝猶足肆王甥謝斤身為元戎笑詠自高忽茂

國室構亂朝廷蓋乘孝武與琅琊王道子嗜酒狎

和而入使安石能清其君心去其左右諛誦國定

既構亂尸之市朝可也亂朝敗國卒成大禍迹其割

臨安猿鶴共清吟猶作投梭叩齒音商鞅禹文無辨

別冶城數語是何心安石東山即勿輿之丘壑若喪

之工諱王羲之之言以商鞅拒之鞅滅无益矣夏

禹文王亦為滯於事物而不達乎波濤邪遁之言

也定於其心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北

安石相業所以絳悞於古人欽

符氏無良妾自尊鮮卑羌豎正鯨吞到頭碁酒消磨

晉莫道桓冲果失言

淮淝之車古今共語研幾之上猶有可言謝石謝琇謂之不經

卽少年可也謝玄破秦之後畏博奕則而以爲必殺任重之才亦未然使待堅不以驕矜多欲失慕

密垂挑養之心付兵二人分道而米持重而進桓冲之憂豈爲過哉用兵者恃我無可敗之道不計

夫敵之堅脆今以游声妓之宰相弱浮屠酒色之君与氏羌鮮卑群雄爲敵國桓冲之憂豈爲過哉

安石深源不共朝共嫌俎豆不逍遥無邊赤子皆延

頸掩口胡盧獨李遼

穆帝永和八年殷浩以北伐兵興羅遣太學生徒李校遂廢太

元十七年李遼上表請隋克州孔子庙仍立庠序不省

封胡羯末皎琳琅歲久渾無憶洛陽江左家居照江

水謝安元爲宋齊梁

安石敬作新宮王龜之固執不從猶有志存吳復之士龜之死

遂作之則見其遂安於江左而無復中原之念前
於其身而不為後來之慮矣孝武信重浮屠立請
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使石執政之八年也其
後窮奢極費姘姆僧尼交通請謁賄賂公行官費
蓋雜刑欲膠亂
無所不至矣

何國嚴刑禁老莊有人拔劍斬常即氏羌本自無天

運為有人心得暫狂孝武寧康二年秦禁老莊之害

事見前按
康註中

洵惟此豈所謂不如諸夏之无也兩晉以談老莊
而亡國胡秦欲禁老莊於不行豈所謂天下无道
道在四夷哉

宣元杜稷等沉淪不了昌明道子身奪得相符二賊

手付與趙牙張貴人趙牙事見太元二十一年張貴
人殺孝武事見二十一年

謂賢一一是琅球一入清談即鬼幽何但簡文如惠

帝治城安石亦斯流

清談之人自有高下裁作此陳
聲氣面目便其管轄所謂鬼幽

鬼幽者去陽入陰渾無生氣生而已為死人
也幽者晦昧黑暗不可復明之謂幽者利欲之心
實急於中外似靜而中實急也二首大體皆以去
陽入陰故皆曰鬼也竹林七賢何晏夏侯玄王衍
裴若王蒙謝萬簡文帝悉是此樣人謝安亦
不免焉治城數語与居喪不廢絲竹是也

王衍登朝日月昏爭知安石亦深源當時赤子何無

不直自高曾誤到孫

王衍殷浩誤蒼生
安石亦不免焉

劉琨 二首

竹林遺類入荆楊賈郭餘塵在晉陽聽得平陽消息

否忍聽徐潤調笙簧

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死御者
大義先聲是以得人而奢豪

色者用非人足以夫人也國破君亡時桓劉石之間如搖蛇捕虎平陽在望懷帝幽辱而不忘望塵時習氣與伶人同棄一殺今孤盛衰轉運失片州以亡其身以及其親曾是以為忠乎殺令狐盛年
在末嘉
六年

劉琨忠孝君親念急切不似令狐泥亡身自是緣若

色須把初心看匹磾琨以敗亡之餘依段匹磾下志本朝與相親厚助其攻討

居上其子詳無故行險以禍其父匹磾與段匹磾猶依七晉室終持晉節以死於石勒然則匹磾詳胡中為無愧矣

祖逖

馬牛風自不相謀異體安知蝮螫頭北伐不令持寸

璣琅邪王不可事王導不可事聲空震大江流祖逖昔求北伐得無技

之功業不就心遠身死不擇所事故也

陶侃

蘇峻鯨奔正可憂翻令王室備荊州五陵松柏無遺

程謨為桓溫拾竹頭陶士行以下與明帝在命該說

策不好已作亂平浚約之反不忌上行正以其怨

乘與蒙塵臺省厥終庾太后以憂殂士行疾犯關

之也然非為人臣之道矣為士行者王敦臨死而救

之則以士行之威聲北伐之勢當易於相迷蘇峻

口於世而士行之道無愧庾亮或加疑忌願陷則

罪而討之亦未為過奈何委質為臣坐視宰相之

罪以及其君乎溫嶠不加委曲荆州兵不下蘇峻
究其兇虐成帝必遭其辱士行此際欲向為乎若
用武之地有數十萬之衆無一語與朝廷及先
伐孫述於張昌陳敏而卒功於壯頹蘇峻郭然白
頭遲暮僅以迫近使桓宣收喪陽士行之功烈亦
早矣或曰士行為王敦所擯居南海十三年歸而
衰矣石勒已大江東宴安已成故
從而順之耳然非為人臣之道也

殷浩

王濛謝尚不堪論庾翼桓溫亦浪言兩晉士風真可
笑盡將管葛許深源王衍執浩如孤如鼠而王戎
非人皆以管葛許深源非今人可比王濛謝尚與
太平徐議其任桓溫素輕浩復言其足以儀刑百
辟齊不知浩者也清談之俗入骨髓方其時
源幾衆共高之更加隱逸遂以諸葛亮日之以
而敗事技窮情見不自悔吝前日相與推揚尊
敬

之走亦未聞其新色
此晉人膏肓之疾也

顧和

喚起鯨鯢滿北州過江仍復漏吞舟一時共愛恢恢
網不悟三綱爛不收和以漏網吞舟勅王真濟明以水濟水非盜梅之義也

王羲之

不緣節朝盡談空安得狐狸嘯晉宮王氏可人惟逸

小更容謝萬作三公現羲之諫殺浩謝万書与會稽王昱桓温賤及与謝安登治城

數語在王謝中賢矣然与温賤謂万不可為將帥
而猶謂其才器經通可主廊廟政与桓温論殷浩
同是徒以王衍為非誤國也

徐邈

東第山成亂亦成長星映酒甚分明分勞太保惟徐

龜誰道能言獨許營射安政君之業強有薦余魏為中善舍人少有補治之益然武

帝之過多矣皆上謂謂未或不亡者逸未嘗有言徒開脩難哉

不以為憂但勤於武焉兄弟之義立弗舍於內設一疏道子之給恩以為言者博平今際將軍許營

耳社搜之憂范甯之外一无所聞也太元二十年

七月長星見

慕容恪 四首

霜電風沙雜亂飛段龕城下見春歸時來但處周公

位歷舉華人百世希當時人十南有謝安北有慕容

賢矣安石善如翠鶴之深高貴之心薄而家世虛無能遠猷王莽器下將兵鈞薄於德矣文梁

後而心正獨不能力主李續終沒沈勁為可恨
其討段兇賊下數語天地鬼神笑聞之事見末和
年十二

五族交飛日月昏就中造化尚堪論曷雲峯起龍城

蕭蕭猶為遺黎憶太原

五胡鮮卑為長匈奴氏羌羯胡
城而復起者惟慕容垂復吳於

故之至慕容定遠起
不道猶十餘年而後亡慕容恪之餘澤也

一聽芭蕉葉上寒鼻頭倍益舊時酸河清未遇三千

萬水手猶輕十八灘

洵惟此是比体詞業
艱難之狀俱見於此

傳說濟川空道在彥方敗鬻嘆時難年來惟有樽空

慮一任滔滔既倒瀾

慕容垂

國亡家破此心全氏與鮮卑兩付天王猛開心似諸

葛風雲無望白頭年

慕容垂善養其多鬚虬用兵功

疾慕容垂儻慕容垂評可足渾丘猛殺其子終以亂遇之厚不
忍忘之白首暮年風雲有便事逢留而不欲速
有曹操孫策之才而不忘劉玄德之信義使王猛
推誠以待之將感激知遇終
老於秦無復飛騰之想矣

符堅

甲申乙酉是明朝趣死驕氏氣歆飄一寸菰蒲長一

丈無人知是宋人苗

符堅亡於驕氏歆速亦王猛之
不知道無以養其志氣故也

王猛二首

魚水歡濃更月氏便呵氏族使耕炊浮雲蔽日何難

見獨有操琴趙整知

猛得符堅之忠史堅投筆世亦大橫矣未死前符堅已與慕容

垂夫人同輩堅之敗不亦於王猛之生死也

一奮冲天跨六州生前天已怒能頭開何有意然王

猛肯使魚羊食不留

孝武東寧元年四月猛卒及冬不減明年秋王猛卒

符登

南安怒氣塞長安羌運如氏決暗潛捨却存亡論理

義江東不似馬毛山

符登堅疎屬以仗道長為衆所難刻刃奮殛正名仗義以討姚

義秦州之戰几氣賊首安定之敗怒氣不衰其所感概足以使堅主餘嵩效節於前其妻毛氏守義

於後雖以氏是鏡終致敗亡然其美風義氣使江東請議諸人聞之亦足以寒其膽矣卒在太元

十九年

何無忌

懷恩馬柳志何卑挾恨東堂德愈衰猶有豫章蘇武節不慙京口協謀時

劉格

四首

雲雨蛟龍無世無睡中徃徃失明珠比干七竅天何惜不付曹瞞與寄奴

何事佛狸能度淮中原千尺觸髅臺無巢燕字寧依初不入烏衣巷裏來

劉格坐失中原之會徃以其心之不正爾佛狸南下元嘉政衰

蓋起於義真狼狽之日失身於二帝城謝曰何其子孫無一人得免於百善惡之報亦何畏作

長安何但遺黎舞翁仲銅駝亦笑開他日佛狸南下
路青泥千尺觸骸臺

殺人廣固哭如雷肯任長安住不回想是齊秦人共
語不知胡羯自南來

劉道規

荊州一席不肯取晉鼎百年寧忍移不死盧循函首
日忍看張儻授盟時

道規劉裕弟也苟其不死
裕之篡弒道規未必從

陶潛

謝瞻屋裏立籬墻似水弘微糞也掌康樂始興門戶

盡聿脩祖德獨柴桑

宋篡晉下謝子孫皆有事之
杜洲明為陶士行有孫耳

梁武帝 二首

浮山未破水先腥
浩浩蠅蚊晝夜聲
東海不知蕭塞味
誰人十萬作犧牲

戎捨工夫老未貧
百雙鷄子送殘年
一生般若成何

事贏得江頭載荻船

蕭正
莊事

高啟

段韶谷剝千金鑄
彭樂丁公七寶裝
虎子得來成底

事何如抱犢卧雲崗

以漢高帝彭城帝陽鴻門係崔
逍遙津曹操漢陽潼關高啟字

文素謂曲此印等事魂之出万死一生之中使得

天下又濟其事二帝三王安有此樣顛沛故曰

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危俾又曰易簡而天
下之望得矣王伯之分不必他求但以勞逸作功

與之亦可得
其大畧矣

侯景

曹操桓溫不自持破侯面上雨淋漓姦人何事乾坤

裏一日雷霆十二時蓋惡之心姦雖不泐或曹操至強桓溫至忍當其為不道時皆

流汗沾衣况侯景我至賢言語道尽千万世人心事

唐太宗

文皇仁義播敷天李氏無倫三百年末路荒唐如煬

帝蜀江更起度遼船喜太宗進銳退速總及五伯一退即死又貽國家死穷之禍不

知正心養氣故也

魏徵

東宮無德倚儀刑又似當年傳建成可笑鄭公如百

舌春前夏後兩般聲

魏徵始以太子先馬傳建成意以太子太師傳承乾建成承乾

其德一也徵於建成讎有勸除秦王及封竇建德樹功二事於承乾則逸乎无聞豈其智在王吉矣遂李綱于志宰之下乎

房玄齡

周公制禮鳳凰鳴渠肯抽戈指建成李勣牛山猶雨

露玄齡夜氣失澄清

房玄齡首勸世民殺建成元吉姓李靖李世勣不與

五王 三首

宮中雙陸可長吁取日忠臣若釜魚莫道斷蛇無決

裂天戈失却老蟾蜍

太宗杜襖是誰亡獨向迎仙斬二張景運門前方議

事殺身不必咎扶陽

二張已誅漢陽王勸兵景陽門

參範下從亦會日暮言卒遂止然則李事之前但

謀誅二張未嘗議及諸武也其措於事理卒動匆

唐室存亡有化機亳州刺史獨依依陽烏本是蟾蜍

魄空喚群龍為夾飛

盧懷慎

菜耳杯盤冷似冰開元天下煖如春唐人不知調羹

手把作姚崇伴食人

懷慎清德絕世二子與亦庶風

真此其所以為開元也

盧奕

清門死節照當時面血猶能赤義旗常山睢陽信奇

偉英風生自洛留司

朋友為五典之一以切差之益相獎相勸而善也天竺之末諸

死節可見雅陽三十人之死毅於張巡微張巡則皆逃亡臣勇矣然張巡之節實毅於顏杲卿杲卿兄弟則聞東都之風而只起者現顏平原與盧杞言事可見也陳旒非唯倡始者為難故當時死當以靈奔為首留守李愬非義士也買田蕭老伊闕時人以地癖目之感效於奕亦能致死如日潭州數十人之死成於李齊謝枋得之死亦成於文丞相此則李效之漸磨麗澤之滋益古人所以重之也

竇氏二女

冰霜不肯受塵埃携手同糜百丈崖熊掌嚼來似鴉

勝問君何事苦關懷

元紫芝

天寶膏盲在羽衣
寂寥于為詎能醫
當時字山皆聲
色不夢陽臺一紫芝

元紫芝在開元天寶間終身不近女色若矯世之為者為壽山

今特正諸陽
炎之日也

顏杲卿

驪宮歌笑入青雲
曾識常山有戰塵
忠骨已漸餘髮
在因人得見夢中身

顏杲卿死後有張素者得其髮引皇幸蜀婦以其髮獻之是夕

見夢寤而祭之持示杲卿妻疑之髮若動云

憲宗

韓愈南投瘴海波元和天子老中訛檀檐金賊猶堪

笑頭作重來赴火蛾

憲宗元和十三年迎佛骨韓愈以諫貶十五年為中人王守澄

所裁人謂佛骨之不祥也憲宗咸通十四年再迎佛骨百倍元和之後或以憲宗之事為言者曰使

朕得生見佛骨死亦无恨四月佛骨至京師七月租

韓愈

楊墨蛇龍本一區大鎮便是惡溪魚退之也是無業
守一貶便陳封禪諱

柳家婢

過了秦灰漢又唐衣冠誰不是牙郎河東柳氏何師

然奴婢猶知踏大方

柳氏婢入武人家主人自買婢曰我在柳家未常見此自

得牙却不留而

蘇東坡

方朔優旃豈舜徒南米謾喜落蒼梧天津醉裏乾坤
眼只見雙程不見蘇

康節云今天下聰明道人惟程伯淳正淑其次則其胸中之所

子亭可
見矣

王荊公二首

鴛鴦陣陣落南溟長樂鐘中黑青行逐客不愁人鮓
甕荷花落日第含情

兩鳥相酬聲沸天治平重看一啼鷓鴣鴛鴦鷓鴣無棲
處絨口于今三百年

詢惟此默高論所
法逐去許多賢人

司馬溫公三首

矩步規行範古今
山樵野牧共謳吟
荷衣蘭佩通身
是却看離騷不入心

句結此末句言
不取屈原之忠

千載爭剗漢賊腸
及觀通鑑似文王
兩間正氣都輸
予猶惜坤中一點黃

句惟坤五道也一點黃指心言
取曹端之正氣而不取其心也

步趨坐立若山河
盛德華夷共詠歌
論議頗偏真可
侏阿瞞高帝或蕭何

朱文公

九野寒威閉六陰一川風月伴瑤琴以樓岩下人知

王說與漁郎子細尋道武夷體用一源先上下情粗之

間然不可無人發明一曲謂孟予所卓道與二曲

李道由遠色入三曲淫脫貧賤富貴死生存天之

在後五曲深遠六曲自得七曲上達而不窮於下

齊八曲去聖人一問非常人所去知然力行所至

無不可為之理也九曲李之成功身在聖域而其

精微之遠初不離於日用之常无它道也若它道

別為異端遠天遠人而不可行矣三煙字首尾相

應一曲謂道未常不在天地間但人為氣稟物欲

所累秦漢以來又為和說異端所蔽不得其門而

入五曲犹在明暗之間八曲開豁洗除而趨於聖

域矣又曰九曲全是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中間有
許多階級亦見其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走耳又
曰万壑千岩是言多少好處在裏面又曰看見玉
女峯棄而不顧便是非礼勿規只入前峯便是志
於道直要透到上一層若被王女峯礙住了向上

去不得又曰六曲見

万物各得其所處

句佳首句是九曲水三字水寒氣陰象池六所成

第二句言進道工夫第三句是聖人地位末句要

人休之也總是武
夷擢歌進道階級

先生詠史之作題曰詩斷信乎推心窮迹昭
道比義繩以春秋之法歸諸天理之公其詞
嚴其論正其指深其意遠視古今諸家詠史
大有間矣謂詩之斷不其然乎惜唐宋諸詠
亦甚畧矣寧免遺珠之嘆始詮集末以後後
之君子取足焉讀者幸共考諸閱文振謹誌

蒼堂先生遺集卷之二十一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二十二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拾遺

先生遺稿漫漶特甚文詩稍完及闕而少者俱入編矣其闕甚不可讀者欲棄之則零金碎玉皆至寶也竊所不忍則取其成段者雜列于後以俟知言者擇之以見有道者之遺一言不可忽也故編拾遺閱文振謹誌

太公八十遇文王不知遇後又幾年文王始登天武王立又十三年始伐紂以太公為大將太公其時當

百歲矣武王有天下後又六年始登天太公又相成王與周召同列其壽當百二十餘歲

召公相武王成王康王歷三代成王初年已求退不得當亦百歲

穆王不知幾歲即位百年而作呂刑又不知幾年給登天當百二三十歲

衛武公年九十五始作詩以自箴警後又不知在位幾年

周自后稷佐唐虞盡心稼穡公劉繼之視民如子傳十五六世而福德聖賢會于一家太王仲雍王季大

賢也泰伯文王武王周公大聖也四世之中三賢四聖一一兼享壽考復開八九百年大業此雖元氣之會而其一家之際值亦甚奇矣

聖人以位為贖天地之大寶後世乃以位為奉一人之大寶故其未得也則不顧其德之不足而役知力決性命以爭之幸而得之則認為已有而窮奢極欲以享之其為長思遠慮者不過欲其子孫得之甚者身得而身失之由秦漢以來天地民物之被其害者多矣孔子於易係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斯言也其亦有所感也夫

自古及今人事得失氣化盛衰相尋於無窮其間大
弊極壞者屢矣而宇宙間人物卒不至於消盡者大
德曰生故也然豈若唐虞三代之際裁成輔相之有
人而於網緼之化醇構精之化生無毫髮之損者哉
是故天地雖有以為天地而必不可以無聖人聖人
者得天地曰生之德以為心而與天地合其德者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適曲成萬
物而不遺其有功於天地乃如此天地而可以無聖
人哉

漢末群雄曹操孫策袁紹公孫瓚

劉表劉

焉各得一州或數州之地復有歲司可以待而
才不及其德艱危之際不足倚賴惟玄德最賢而為
呂布曹操所苦前後兩得徐州不得一日之安而終
失之及其崎嶇益州猶足以龍驤虎視而髮已蕭蕭
矣諸葛亮垂得關中而失之馬謖復出祁山而困於
霖雨屯田渭南魏人閉營自守其君臣之氣皆已奪
矣柰何半年而天遽奪之使司馬懿僥倖盜魏此蓋
為漢祚所累故其不幸有若此也關羽之龍驤荊州
也魯肅吳人也而愛羽才屢勸孫權使與相睦共治
曹操不幸肅死而呂蒙陸遜以羽為仇此羽之不幸

也

晉武帝賢主也溺於竹林之風以酒色亡其國齊王
攸賢嗣也不幸而夭以成賈郭諸王之禍淮南王允
諸軍畏服討逆倫垂克矣邂逅而為伏胤所殺長沙
王又恭順有禮力戰以却河間成都之兵東海王處
乃無故而害之使齊淮南長沙三王不死晉未必有
永嘉之禍然司馬懿父子之毒不可幸而免也渡江
國為牛而七廟猶為馬祖遯虎視河南外足以平河
朔內足以禁王敦天一朝而殞之元帝死於王敦至
明帝而敦自斃敦斃而明帝之墓足為宗廟主矣天

與之二三十年宗社安矣奈何明帝甫平王敦不二
年而不享國成帝幼冲嗣位亦賢主也始能親政而
殂此晉之所以不競也

秦有道則扶蘇不死晉有福則無夕陽亭之事唐太
宗之不仁也其子孫歷武氏祿山朱泚韓建朱溫之
手剪戮殆盡載之青史與石勒一日滅晉八十四王
無異讀史至此股慄心寒不忍正視其文也

唐太宗父子見成湯武不會做却自討得無君篡竊
之名與五王不知權變以亡身皆坐不學之故也

王介甫少壯時動輒可稱老成先輩交口譽揚以其

出不出為天下幸不幸觀其所蓄蓋誠有堯舜君民之心其素行亦多可取一旦得君險僻百出流禍至今二百年未已此其故何也天下有不善之善其初如麟鳳其末如虎狼不可以輕信也君子之行不必見之民物即其燕居私室而知之觀人之道不必窮幽微睹其流足以得其源驗其花葉足以知其本根安有得道知理之人其心毀髮膚棄妻子及其父母巢居草衣偏袒瞑坐與鳥獸同群如此而謂之有道哉

德得也生而得於天行而得於心與我同形一體並

生天地之中者皆同其得而無有彼此人己之別也
此性之全體也

或曰生知安行不思不勉之聖人亦有磨治之功何
也曰聖人者有心之天地也既有心則其用力於幽
微之中者豈得而無特人不見其迹耳即晦翁夫子
志學章註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之意

知節立而後用行又知用行而後体立斯可與論實
德矣德之體用唯其周而已不周則不足於行行而
不足則其體未有所定而疑於物不惟不足為實之
至而亦未可以為實矣

文公四書大意精義發明抉剔似無餘蘊今細詳之
則其引而不發留待後人者尚多只如中庸十三章
子思之意向先二節總言其實後二節申明流通無
間之義蓋承上費隱意欲為發明演繹先以此章起
頭立脚雖章次在十三而其深意則方開端發說首
章一篇體要三章至十一章發明首章之義第十二
章則以費隱二字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自十三
章至二十章凡八章則又以明十二章之義而十三
章則其首也八章大意會合在一箇說而十三章實
八章之領何者中庸一篇明人道也雖極於無聲無

莫不過人道之至而已人位天地之中君臣父子日
所飲食萬事一理萬人一心萬古一日也

不與所求者不昧之本然勿施與責已者自盡之要
事已與人皆人也能如是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
會并流通無間隔之處矣庸德者君臣父子兄弟朋
友之常行庸言者不願與所求之常語此道不遠人
之實也蓋是非善惡人心不昧常在胸中常在口頭
而在已者常為氣質所拘物欲所蔽而不能踐其實
故常明於人而暗於已但能以所不願者不施於人
所求於人者自責於已則庸德常行不足者不敢不

勉而行常顧言矣庸言常謹有餘者不敢盡而言當
顧行矣行之難進者勉而進之言之易放者謹而約
之寡者益之而多者衰之則得中正之理而天命之
實體在我是所謂慥慥也蓋不願與所求即性即道
而忠恕者其本明不息可以推擴洗磨而出其全體
者也

文公言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
如饒氏之說則性有上下之不同衆人之性但能養
而止而文公所謂卑近者止是能養所謂高遠者是
指敬與養志等事也殊不知所謂卑近者正是堯舜

之孝弟所謂高遠者是指非日用之所切者而言也
學人動靜如天地細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二句可
見此惟孔顏承當得不惟游夏由求諸子所未能到
也伊尹伯夷柳下惠亦恐未能盡到十分此事無難
皆非小小意必固我四者着毫髮於其間便當此二
句不得

君子之學本立而後其道生義精而後其用利所以
行藏之本領未深厚豈能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氣
象苟能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則其行藏之本領深厚
可知夫子之道顏淵之學所以與天地同流者惟其

本領深厚而已。聖人之言豈能空說。故文公常云。此八字極要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顏回先有事業在己。若用之則見將出來。舍之則藏了。又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漆。唯開闔子騫諸人用之。未必能行。舍之未必能藏矣。

舜典記舜之德云。溫恭允塞。臯陶謨論九德。其一曰剛而塞。是欲其實也。周子通書云。五常有行非誠非也。和暗塞也是不欲其實也。先儒論敬云。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是欲其虛也。中庸曰。不誠無物。是不欲其虛也。易之泰陽實陰虛。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實為誠。

信實為爲妄實為克足虛為欠缺故泰之六四云翻
翻不富以其鄰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謂上三陰
同類皆虛妄之小人也此惡虛也至中孚得以四剛
居外二陰居中為中虛之象惟虛故誠惟誠故孚故
為中孚是又貴虛也咸卦山澤通氣為以虛受人之
象此貴虛也○易義無窮為事物之用又為一身之
用治心克己之學亦所謂噬嗑而亨者也泰內剛外
柔為內克實而外謙柔故其義為通誠則通也否內
柔外剛為內空虛而外窒塞故其義為閉塞不誠故
塞也是泰之虛實皆善而否之虛實皆惡也不惟是

也中孚一卦而虛之象皆備以全体觀而中虛虛故
孚也以內外二體觀而中實實亦孚也全體中虛故
為信及豚魚二體中實故為鶴鳴子和中虛中實皆
孚也是中孚之虛實皆善也虛善則不虛為惡是不
欲其實也實善則不實為惡是不欲其虛也

平時舉動無合禮及是君子則悚然動容而其言之
發遂有篤實之論其善端之故在為可見矣彼善人
者能加之以學即可入聖人之室此論篤者能即其
嚴敬之端而充之亦足以為君子矣性之無在無不
在若是此所謂生道所謂天地之心萬古一日者也

附錄

石堂先生傳

後學閔文振

先生諱普字尚德別號懼齋閔寧德石塘人所居有石堂山學者稱石堂先生初淳熙間晦庵過石塘異其風土語人曰後數十年此中出儒者當讀天下書十八九理宗淳祐甲辰寔生先生有鸚鵡百數繞屋之祥丰神秀異性資英特稍長入鄉塾有大人志聞拘齋韓氏倡道浙東負笈走會稽從之游韓之學出慶源輔氏輔氏朱門高弟也淵源所自屹為嫡派故其學甚正在韓門嘗曰聆韓先生夜旦誦四書如奏

九韶令人不知肉味故其用功本諸四書四書通然
後求之六經不貴文詞不急操仕惟真知實踐求無
愧古之聖賢蓋其的趨孔孟上嘉唐虞泰漢而下漢
如也宋鼎既移決意卷藏朝廷三使辟為本省教授
不起開門授徒歸然以斯道自任四方及門咸教百
人館里之仁峯僧舍至不能容建別劉純父聘主雲
莊書院熊勿軒留講麓峯首議聖賢宜撤肖像祀用
木主勿軒意合且曰此事不革斯文之運未敢望其
升也丞相劉文簡公脩考亭屬為記復命修昔陽二
家喪祭禮因并晦庵所纂為三十卷傳於時尋

廣在德興初菴書院者尤久嘗與游翁山范天碧
子祥極論太極之旨有曰太極無極只是一箇有物
必有則有形必有性則各有所至各有所極物則形
性未嘗相離乃道理之全體無時不在者也又曰物
皆理之所為物固小而理自大物自沉而理自浮物
自後而理自先太極不可以形氣言蓋雖無而實有
也又曰未辨太極面目而遽斥無極之非未詳於易
而遽目易為註我此所謂傲忽者也又曰易有太極
易有云者以心之所見示人也淳梁吳昌溪易有物
則四字足以攝其樞而窮其涯矣晚在莆中十有八

年造就益表出其門以正學顯者踵相接如韜古遺
信同楊琬余載黃裳輩並為時所宗其為教諄諄人
倫急力行而後文藝讀書務求大要嘗曰性命道德
五常誠敬等字在四書六經中如斗極列宿之在天
五嶽四瀆之在地舍此不求更學何事著字義一卷
授門人凡百五十三字識者目為百五十三顆驪珠
風胡非乏巨眼然是珠也將照千里奚特十二乘額
當着之掌中耳先生少壯銳然有經世之志謂三代
之治莫善於井田作書數千言欲上於朝屬不仕而
正世以其書為可行所著有四書句解鈔鍵學庸音

孟子子纂圖周易辨尚書補微四書六經講義渾天
論天象賦詠史詩新凡數百卷元廷祐乙卯卒于
家年七十二今祀鄉先生祠嘉靖乙未知縣葉綱別
建祠置田於里中

蘭莊子曰許文正可稱開道而虛名所累卒弗自
安於其心吳臨川名爵非藐而遺論弗道焉呼君
子於石堂是以與其求夫矣其沒也在元廷祐子
茲傳遺集著曰宋得非晉處士法邪矧其遺言粹
如允為道載昭往啓來厥功茂焉晦菴風土之異
厥歲豈微旅茲求懷竊有崇於尚論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二十二終